

华东师范大学 跨世纪学术著作 出版基金资助

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

马以鑫 著



Kuashiji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 接受史

马以鑫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貽恩

责任校对 乔惠文

封面设计 陆震伟

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

马以鑫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政编码 20006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江杨印刷装订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75 插页 4 字数 241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1—5 000 本

ISBN 7-5617-1807-1/I·171

定价 21.00 元

目 录

导 论	1
一、接受美学:如何撰写文学史	1
二、读者参与创造是文学史的基本事实	5
三、“读者文学史”的构成与探索	8
四、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接受问题	13

上 编 启 蒙 (1915—1929)

第一章 五四文学革命与大众接受	22
一、大众意识的出现与国民文学的酝酿	22
二、对“鸳鸯蝴蝶派”的反感与批判:文学接受观的对立	26
三、“为人生”与接受意识及其反应	28
四、“为艺术”与接受意识及其反应	36
第二章 《新青年》与读者反应	41
一、诚挚的欢迎、赞同与批评	42
二、围绕社会、政治、思想、传统诸方面的探讨与争辩	46
三、文学革命的策源地,文学革命的争辩场所	52
四、青年的家园,青年的知心朋友	56
第三章 鸳鸯蝴蝶派与大众接受	60

一、“以己身作为读者”的创作宗旨	60
二、从内容到形式:与读者大众沟通	64
三、《小说世界》与读者反应	70
第四章 从“启蒙”出发的文学接受观	81
一、“盖诗人者,撷人心者也”	81
二、“村姬妇孺皆可懂”	96
三、内心冲动的直抒	101
四、为“平民”、为“民众”	105
五、对话、诱导与参与	111
六、《开明》与读者反应	131
第五章 文学接受问题中的分歧与对立	134
一、如何看待工农大众	135
二、如何看待前辈作家	139
三、如何看待自己	144

中 编 正 视 (1930—1936)

第六章 文艺大众化运动:文学接受观的重大转变	152
一、“拯救”、“教育”与“迎合”	152
二、并无成绩显示的文艺大众化创作	156
三、影响中的讨论收获	160
第七章 文学接受观的对峙与交锋	164
一、批“民族主义文艺”以后	164
二、怎样看待连环图画、唱本之类	167
三、还是一个“接受”问题	169
第八章 “正视”中的文学接受观	172
一、创作,为劳苦大众;作家,是“大众中的一个人”	172

二、创作,从大众需要出发	186
三、一切为了普洛大众	192
四、“直接诉于读者”	204
五、贯穿始终的文化思考	206
六、心中拥有观众,一切为了观众	210
七、《文学》与读者反应	213
八、《光明》与读者反应	220
第九章 现代派与中国读者接受	227
一、现代派手法的种种展现	228
二、性:弗洛伊德的文学表现	234
三、《现代》的开放态度与历史地位	239

下 编 主 导 (1937—1949)

第十章 接受者参与创造:抗战中的实现	249
一、从“化大众”到重新认识大众的作用	249
二、“完成于‘抗战’”之中的接受—创造一体化	254
三、“民族形式”争论的再评价	258
第十一章 工农兵方向——毛泽东文艺思想	263
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263
二、工农兵方向:《讲话》的核心	267
三、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毛泽东文艺思想	270
第十二章 创作的主人,文艺作品的主人翁	274
一、解放区大众文艺创作与接受鸟瞰	274
二、成长、发展与壮大	277
三、秧歌、戏剧与街头诗	282
四、大众的参与与新创作	289

五、新小说:接受的新热点	295
六、戏剧:中国大众文艺接受的主要途径	303
第十三章 在读者参与中完成	307
一、人生哲理的感悟与体认	307
二、怅惘抚叹说人生	313
三、文化比较中的历史再现	324
后 记	335

导 论

一、接受美学：如何撰写文学史

1967年，德国康茨坦斯大学的文艺史家、文艺理论家 H. R. 尧斯发表了《作为向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一文，首次宣告文艺批评的新方法与新观念——接受美学的产生。从此以后，该论文就被称为“接受美学宣言”^①。

尧斯论文的劈头第一句是：“在我们时代，文学史日益落入声名狼藉的境地，这绝不是毫无缘由的。”^②正是以此为契机，尧斯对已有的文学史展开了尖锐的批评与否定，并从而提出了必须重新考虑文学史的撰写；而这种撰写的途径与方法就是接受美学。

尧斯的思路就在于：接受美学是否定以往文学史、写出新文学史的唯一出路。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尧斯对接受美学展开

① 该论文有多种“译名”，此处取 1987 年第 1 期的《外国文学报导》中的译文名。辽宁人民出版社于 1987 年 9 月出版的《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收入尧斯的《走向接受美学》(Toward an Aesthetics of Reception)，其中的第一章“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可看作是“宣言”一文的扩充与修改。该书将作者译音为姚斯，本书仍用尧斯。

② 见《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第 3 页，以下凡引该书不再加注。

了全面的构建与阐述。由此,“作家—作品—读者”三位一体的思维与批评模式很快风行文坛。文艺批评的触角有了新的扫描与延伸。

那么,尧斯又为什么对以往的文学史产生如此的厌恶与反感呢?

在尧斯看来,文学史已陷入窘境。那就是说,文学史的撰写仅仅依据总的趋势,类型以及各种属性来安排材料,搞一个编年史一类的事实堆积;根据伟大作家的年表,直线型地排列材料,遵照“生平与作品”的模式予以评价。尧斯认为,如此做法的结果是:“次要的作家被忽略了(他们被安置于间缺之中),而流派的发展也被肢解了。”追根溯源,尧斯认为,这种传统的文学史形式,始于19世纪,到了现在,“它的学术性已丧失殆尽”。

德国的另一位接受美学家冈特·格里姆也尖锐地指出,“文学史不是过去东西的复生”,也不应该是“庸俗的古为今用”^①。

对传统文学史的否定,只是对历史著作的一个方面的否定。其实,本世纪中期,史学界已经盛行对以往历史学的否定思潮。

作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系列丛书之一的历史学卷、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所撰写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也认为,到1950年前后,无论在概念上还是方法论上,历史学都到达了“僵死的终点”^②。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还特意划出一个阶段:50年代是“历史学家能力的最高极限”^③。这就意味着,50年代以后的历史学已经走下它的顶端。

尧斯更是一语中的:传统的研究及其方法,使得活生生的历

① 见刘小枫编:《接受美学译文集》第70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

②③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147页、第1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史实践“中庸”化,它着眼于传统的渊源,或非时间的连续性,却并不注意文学现象的表现及其独特性。否定传统往往代表了一种创新。尧斯乐观地看到,“传统文学史的衰退,使得我们力图复兴其往日的隆盛”。终于,史学家们,包括文学史家们,如尧斯等人,首先在方法论上冲破旧的格局而有了新的突破。

将读者引入批评视野,还在于思维方式的重大变化。在以往的文学与历史,历史方法与美学方法之间主要的裂隙就在于“把文学事实局限在生产美学和再现美学的封闭圈子内”。尧斯认为,“这样做便使文学丧失了一个维面”。那么,这个“维面”又是什么呢?尧斯说:“这个维面同它的美学特征和社会功能同样不可分割,这就是文学的接受和影响的维面。”

从“作家—作品”的两位一体,尧斯终于发现,还应有一个“读者”的介入。于是,读者接受堂而皇之地进入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之中。

也正因为如此,尧斯提出了“作品接受史”的新概念;并因此同“文学事件史”对峙。而所谓的“文学事件史”,只是表现为一个过程;并且,它所产生的又只能是读者“被动的接受”。

问题已经十分明了:文学史的否定与重写之间,酝酿而成接受美学的新观念。

也许,文学史并不是接受美学的唯一来源。从19世纪中叶以来,实证主义、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派以及海德格尔解释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等,都为接受美学的诞生提供了思想与理论的启示或“反拨”的对应。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作为接受美学问世的“宣言”恰恰产生于对文学史的重新思考。因此,我认为,将接受美学过多地与哲学、美学、思想史等方面去加以思考,也许正有悖于尧斯的着眼点与思考中心。

正是从读者接受出发,尧斯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口号:

“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撰写历史”。

在接受美学理论中,还有一种叫做“效果史”的新概念。其实,所谓的“效果史”,也就是读者的接受史,或者叫做接受反应史。“效果史”这一新术语,只是更突出了接受史的内涵。

尧斯说得十分明白,他之所以选择文学史作为思考的突破口,是因为文学史“能够使我们把过去的意义作为现在经验的一部分来理解”。这就是说,尧斯是将文学史作为一个桥梁,一个既可以沟通过去,又可以延续将来,又着眼于现实的桥梁。理所当然的,“文学史”就成了文学研究的中心。

接受美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本世纪后叶,还没有哪一种文艺批评方法在运用和流布的广泛程度上可以同接受美学相媲美。美国文艺理论家 R. C. 霍拉勃在 1984 年就说过:“东西德过去的二十年中,还没有哪一篇论文像它(指尧斯的“宣言”——引者注)那样引人注目。”^①

霍拉勃也是一个致力于在美国宣传、推广接受美学的文艺理论家。他着眼于接受美学的理论来源与接受美学代表人物的介绍,并进一步提出“重构文学史”的口号。对于接受美学的倡导者尧斯,霍拉勃看到了他连篇累牍地集中论述文学史的衰落以及对这种状况的挽救。60 年代的德国学术界,越加无视文学的历史本质,学者和批评家们纷纷转向形形色色的社会学心理分析、语义学、格式塔心理学或美学方法。霍拉勃指出,是尧斯开宗明义“要恢复历史作为文学研究中心的地位”。

由此,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接受美学产生于否定以往文学史;接受美学又使我们重写文学史。

^① 《接受理论》,见《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第 352 页。

二、读者参与创造是文学史的基本事实

关于历史,康德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人确实是永远不会从时间里走出来的,而只能是永远地从一个时间前进到另一个时间。因此,一切时间的终结在这里就必须是指人类永不间断的向前绵延……”^①正是在时间的绵延中,我们拥有了各式各样的历史。文学史,就其范围和内容来说,就是文学发展、延续的历史。

尧斯斩钉截铁地宣告:要“以接受美学为基础建立一种可能的文学史”。这儿的接受美学又明确无误地被解释为“接受者的积极参与”。尧斯说,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少了这一点“是不可思议的”。当然,所谓的接受美学“基础”并不仅仅表现在读者进入,这是“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说到底,尧斯依据的是“三位一体”模式,即“作家—作品—读者”。当读者介入文学批评范畴以后,才会赋予作品真正的价值。文学史的研究正是凭借“读者”的参与,去进一步考察各个不同阶段的“作家—作品”的地位和影响。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认为,推动1955年前后开始出现的“新历史学”的动力主要来自“社会科学”^②。他对“社会科学”的解释是具有“两个不同的层次”,即第一个层次是“应用更加广泛的社会科学思维的范畴”;第二个层次是新的计量方法的“运用”。

何谓“社会科学思维的范畴”呢?我以为,单纯地以各种学

① 《历史理性批判》第79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②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70页。

科分工而撰写的学科史,不能称其进入“社会科学思维的范畴”。从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军事乃至心理、伦理、地域等方面加以思考的,或为参照系,或为思维对应、考虑角度,这才是社会科学思维范畴。

社会科学思维的根本就是人。

人是社会的主体,人是历史的主体,人也是社会科学思维的主体。

马克思、恩格斯曾这样说过,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抓住“人”,才是抓住了社会科学的思维精髓。

关于这一点,西方理论家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过大量的论述。例如,美国的悉尼·胡克说,历史是由男男女女造成的,这方面,除了某些神学家和神秘的形而上学家,谁都不再否认了。“即使是那些神学家和神秘的形而上学家们,也不得不间接承认这个平凡的真理……”^② 胡克又进一步认为,既然创造历史的是人,而不是毫无血肉的抽象体,“因而拦在生产力之前而阻其继续膨胀的种种障碍也得由人来把它加以清除”^③。

顶天立地的人,是历史的主宰,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开辟历史的“英雄”。

① 《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②③ 《历史中的英雄》第1页、第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既然人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我们就应该从根本上改变以往历史研究中忽视人的研究的状况。美国的 C. M. 莫里斯认为,人以他们的思想——即以他们的观念和他的理想——来创造自己。“人只有在他们思考所及的范围内选择他们的前途”^①。进而,莫里斯提出一个口号:“我们必须认识我们自己”。这种认识,既是动机根源方面的,也是挫败根源方面的。“我们的希望是释放我们自己的能力”。有意思的是,莫里斯似乎也涉及到了历史的撰写:“每个新时代的经验都需要一种新的自白。”^②

当我们面对现实,回顾过去,又展望未来时,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一切已有的“经验”,这就产生出“一种新的自白”。而这种“自白”是延续的、不重复的,它源于历史本身的进程。历史在推移,“自白”也在更新。

因此,忽视人的地位和作用,构成了历史著作的缺陷与不足。

也许有人会说,不管是从古代到近代、从外国到中国,还是从中世纪到新时期,哪种文学史著作又少了人呢?

文学现象是人的创造,但是,我们又想起了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一句话:“从兰克时代到阿克顿时代,历史学家们对于历史学的主线是政治史这一点极少怀疑,因为国家是历史演变中的主角”^③。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并不赞成这种做法,政治史、国家何尝不是人所构成的呢?他所激赏的是 H. G. 伍德为代表的历史主义那种观点:“认识和理解人类过去的经历”^④。这几讲的人类,应该是大多数的、普通的人。

①② 《开放的自我》第 8、第 4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

③④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 12、第 20 页。

正是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发现,尧斯倡导的“读者接受史”、“作品接受史”、“效果史”等,正源于对人的作用和地位的重新评价。

问题再简单不过,文学现象的构成绝非作家们只手打出来的。构成一种文学现象,必须具有读者的参与。当读者冷漠某些作家作品时,或者背离作家愿望时,其内在因素就值得思考了;大凡轰动性的文学现象,又必然是读者的介入。“轰动”,首先是读者的轰动。

尧斯的接受美学文学史观,终于触及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是读者的参与介入,构成了一部文学发展史。失去了读者,也就失去了文学的发展史。因此,尧斯有一个鲜明的立场和观点:文学的历史性并不在于一种事后建立的“文学事实”的编组,而在于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先在经验。

三、“读者文学史”的构成与探索

对以往文学史的撰写,尧斯还认为是“采用实用主义范型”,具体就表现在为把文学经验简化为作品与作品、作者与作者间的因果关系,于是乎,“作者、作品和读者间的历史交流就销匿于徒有历史之名的专题论述的连续系列中”。尧斯又把设想中的、从接受美学角度撰写的文学史叫做“读者文学史”。

我以为,所谓“读者文学史”就是以接受者为主体的文学史,它完全不同于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结构的文学史。

接受主体进入文学史以后,它所表现的应该是在两个方面:“过去时”与“现在时”。所谓“过去时”,指的就是作品问世时的情况。不少作品刚刚杀青,或还在作者、出版者手中,就已经引起读者的注意和期待。一旦印刷问世,读者们会因此而奔走相

告、满城争说，乃至洛阳纸贵、一睹为快。同时，报刊上的“读者来信”、“读者之声”、“读者之页”等又直接表达了读者的各种意见。作家收到的有关读者来信，也是接受主体的直接反应。

所谓“现在时”，指的就是我们眼下的评价与论述。对成为“历史”的作品，现在人与过去人可能不谋而合，也可能相左不一。这就会产生新的论述角度并可以进一步探讨其中的差距。

由于时代的变化与环境的迁移，也许当年轰动性的作品今天依然被人们津津乐道；也许当年轰动性的作品今天遭人冷落；也许当年默默无闻的作品今天却大红大紫；也许当年遭“禁锢”、“销毁”处理的作品，今天却被发现蕴藉其中的价值……

接受主体进入文学史，首先就是必须正视接受的历史事实，不能以今天的眼光而无视当时；其次就需要以今人的眼光分析、评价以往的作品。可以去寻求与当时接受主体相一致的地方，也可以发现差距，并进一步探索其中的奥秘与原因。

不管是寻访当年的“读者”，还是注意到当今的读者，这都构成了一种“接受主体”。于是，正如尧斯所说，“只有接受，作品在文学中的历史生命，才能通过文学作品和大众的积极的相互作用，在各方面内容的开放系列中，展示作品的结构”。

那么，这样的“历史”能否经受得起历史的检验呢？

康德对历史寄寓了很高的期望。他将历史分为三类：

一是有关未来的时代的历史，因而是一部预告性的历史；

二是不能以已经为人所知的自然规律（例如日蚀、月蚀）为指导，我们就称之为占卜的但却是自然的历史；

三是不能以别的方式而唯有通过超自然的感通和开辟对未来时代的眼界才能获得，我们就称之为预言的（先知的）历史^①。

① 《历史的理性批判》第145页。

预告性的、占卜的、预言的，三种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意思：以过去启示未来。这样，我们可以说，康德摒弃了一种“静态”的、纯客观的描述式的历史；康德希望有一种“动态”的、使今人获益又昭示未来的历史。

于是，历史，首先是对今人的启迪与教益。

我以为，当以往的读者与今日的读者面对同一部作品或同样喜爱、厌弃，或程度不等的对立（或喜爱或厌弃），我们又可以进一步探寻一致与反差的内在机制，这本身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而这，才会真正得到预告、占卜与预言。

康德对单纯的描述式的历史表示出一种厌倦与嘲笑。他说：“当世界的行程可以用某种理性的目的来加以衡量的时候，它那历程应该是怎样的——来编写一部历史，这确实是一桩奇怪的而且表面上看来是荒谬的企图；看来仿佛这样的一种目标只不过能得出一部传奇罢了。”①

我以为，历史的撰写同样应该具有鲜明的特色。不同的历史撰写者，由于个性的迥然、参照系的差异以及环境的背离，应该写出各有特色的著作。

历史撰写的个性化，最根本的标志就在于作者的思维方式与立论参照系。

可以这样说，将读者来信、读者反应等一大批各个不同阶段的反馈纳入文学史并不是件轻松的事。在汗牛充栋、尘灰堆积的旧报刊中去探寻，犹如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打听一位不知姓名的朋友。可是，一旦找到那么几条读者意见，或许与我们今天还一致，或许已与我们今天对峙——这都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因为，正是他们，构成了一部读者文学史、文学接受史。

① 《历史的理性批判》第18页。